

大地之歌

——记纽约叶小纲作品音乐会

杨晓晓

9月22日凌晨，中秋刚过，纽约下了一场自仲夏以来最畅快淋漓的雨。

纽约林肯艺术中心（Lincoln Center）是全世界艺术家们憧憬的舞台。围绕着中心一簇晶莹的喷泉是三大剧院：纽约州剧院、大都会歌剧院、爱弗莉费雪音乐厅（Avery Fisher Hall）。世界著名的茱莉亚音乐学院就座落在这里。

下午，天空湛蓝，广场上撒满阳光。爱弗莉费雪音乐厅正上演一台非同凡响的音乐会——中国著名作曲家叶小纲与底特律交响乐团《中国故事——大地之歌》音乐会。

二千多人的场内座无虚席，华人、洋人面孔约占半。不时看到身着盛装的窈窕淑女们，为音乐会增添色彩。应中华文学基金会秘书长李小慧之邀，我有幸坐在叶小纲夫妇身旁。

《喜马拉雅之光》——大型交响序曲在世界首次唱响。著名指挥家胡咏言，纽约百人合唱团，庞大的管弦乐队与中国民乐交相辉映，奏出一曲气势恢弘的圣歌，把我们带入了那遥远、神秘、离天空最近的西藏高原。

古筝独奏家吉炜一身灵秀之气，一袭红裙，一头秀发，一脸陶醉，玉手抚琴如行云流水一般。竹笛演奏家李乐的笛声悠扬婉转，动人心弦。男高音歌唱家石倚洁用金属般悦耳的歌声倾情演唱；男童高音刘坤年仅12岁，一脸稚气，却气定神闲，俨然一副胸有成竹的大歌唱家派头，音色如天籁之音，空灵而动听。纽约合唱团150人的强大阵容，音色层次丰富多彩，如层叠的峻岭山峦，把乐曲逐步推向更加宏大高远的意境。

我仔细聆听，觉得歌词似一头雾水，不是中文，也不是英文，



杨晓晓与叶小纲合影

查看节目单才得知是由叶小纲麾下得意门生李劭晟、西藏诗人米九单增和作曲家刘索拉，在传统藏语的基础上，将诗人的经典诗歌音译重新创作而成：

“无常幻象的云雾中，生命闪电般的飞舞，此生此时此刻，转山转湖，吉祥法轮四处传送”优美的诗句，悠扬的乐声，使人情不自禁地投入到大自然的怀抱之中。

我看到节目单上有一幅叶小纲在海拔4558米的西藏山南圣湖羊卓雍错的照片。蓝天白云，青山绿水，他身着黄衫，神情淡定，似天人合一，融入大地山川。“如果不亲身前往，你永远无法想像西藏的美丽。宁静的雪山，冰晶的河水，只有在这样的天堂里才有。我对藏民族那虔诚的信仰和平静的生活无比向往。”这是作曲家的内心独白，也是他五次前往西藏创作的初衷。

《最后的乐园》——是一首单乐章音乐会小品，由著名小提琴演奏家林昭亮和管弦乐团演奏。林昭亮是我很喜欢的华裔小提琴家，1981年首次来北京演出时就曾观看过他精彩绝伦的演奏，至今记忆犹新。

小提琴以丰富细腻的表现力，与管弦乐器交相呼应，讲述了一个人命运的跌宕起伏，展现了一幅当代农村的生活画卷。在节目单中有一段叶小纲讲述这首作品灵感来源的话：

“在我小的时候，我的家人遭到了难以忍受的——几乎可以说是各种各样的羞辱。当时，中国正值文化大革命，那段时间真

的非常艰难。我曾在安徽省的阳光小村庄住过一段时间。天不亮就要起床去排队，排上很长时间只为拿到一块馒头或一点蔬菜。虽然通常都是空手而归，但我还是得去。生活就是一场严酷的生存斗争，但是中国农民的生活远比我所经历的更加困苦。当有人死了，村民们都会为他的离世举行仪式：人们穿着白色的丧服，走过连绵的山丘，就像是一条长达百米的巨型白带。村民们相信死亡是摆脱悲惨生活踏上新的旅程的开始。我也曾想像我的生命就这样结束，当我从世间所有痛苦中解脱出来时，我将登上天堂，获得永恒的幸福。”这段真情告白，看后让人心中酸楚，感慨万千。

压轴的《大地之歌》——是叶小纲于2005年创作的管弦乐套曲，与1908年欧洲后期浪漫主义大师古斯塔夫·马勒版的《大地之歌》有着微妙的联系。

马勒当年是在七首唐诗德文版翻译的基础上，为男高音、女低音和管弦乐团创作的一部套曲。其中有李白的《悲歌行》、《宴陶家亭子》、《采莲曲》和《春日醉起言至》，钱起的《效古秋夜长》，孟浩然的《宿业师山房待丁大不至》，王维的《送别》。

我曾看过由大师伯恩斯坦指挥的以色列爱乐乐团演奏马勒《大地之歌》的录像。女低音和男高音歌唱家无以伦比的演出令我热血沸腾，感动不已。百年前的一位奥地利音乐大师，为千年前的唐诗谱写乐章，并成为世界名曲传唱至今，是一件多么令人不可思议，神奇而美妙的创举。

叶小纲重新创作了《大地之歌》，将自己对中国古典诗词歌赋的热爱和深入的理解，以细腻和尊重原作的方式，将国粹京剧和西洋乐器巧妙地结合，用原词配新乐，并改为由女高音和男中音演唱。

“天虽长，地虽久，金玉满堂应不守。富贵百年能几何？死生一度人皆有。孤猿坐啼坟上月，且须一尽杯中酒”红尘已看破，浮华已散尽，悠悠乐声中，似看到诗圣酒仙李白仰天长笑，拂袖飘然而去。舞台上方的屏幕上用中英文打出每一句诗词的原文，使观众能乘着歌声的翅膀，追随那千年古诗古韵，陶醉在幽深的意境之中。

加拿大女高音歌唱家梅沙·布鲁格古斯曼（Measha Brueggergosman）一袭紫罗兰色长袍，仪态优雅，歌喉婉转动听，用

中文演唱，竟能字正腔圓，令人贊嘆不已。男中音歌唱家袁晨野聲音渾厚鏗鏘，把樂曲中的唱念道白演繹得淋漓盡致。尤其是最後詩人王維的“送別”樂章，聲情並茂，如泣如訴，用音樂特有的方式娓娓道來，講述着那悠遠的“中國故事”。

《大地之歌》——樂中有詩，樂中有意，樂中有情。這首百年經典樂曲被賦予了新的生命。葉小綱說：“我知道新音樂必須創新，但是傳統依舊需要傳承。我認為在進行音樂創作時，我們真的應該保持這種思維方式。”

有件趣事：擔任本次演出指揮的著名指揮家胡詠言與葉小綱是同窗好友。1978年3月兩人曾一同登上改變命運的列車從上海赴京，追尋自己的音樂夢想。葉小綱的許多作品都是由胡詠言指揮，也許是因心靈相通相知，才使他們能如此珠聯璧合。“人生很快，能和一個藝術志同者有長久的合作，實屬難得”葉小綱感慨地說。

整場音樂會韻致飄逸，意境清曠，渾然天成。

演出結束，全場起立，掌聲歡呼聲經久不息。葉小綱登台答謝演員與觀眾，雖略帶倦容，但氣質儒雅，風度翩翩。鄰座的著名作家鄒靜之，是位文化高人，也按捺不住大呼過癮，聲稱僅為欣賞這台音樂會便不虛此行。我不懂音樂，但酷愛音樂，忠實地遵循心靈的感受，只感到眼睛濕潤，心跳加速，手掌拍得生疼。

以書會友，以樂會友，猶如一場奢華的精神盛宴。我夜不能寐，輾轉反側，尋找白天音樂的記憶，回味無窮。旅居紐約二十多年，不算長也不算短。讀書、寫作、音樂是我的最愛，是生命中不可或缺的精神支柱。

好奇心驅使，我打開電腦搜尋作曲家的信息：葉小綱是1955年生人，文化大革命時年僅11歲，本該擁有無憂無慮快樂的童年，卻因形勢環境所迫，幼小年紀竟有了對人生歸宿的思考，不知是幸還是不幸？

我是共和國同龄人，文革時被拋到千里之外的窮鄉僻壤插隊，正值18歲豆蔻年華，卻學業荒廢，命運隨風飄蕩，飽嘗生活的艱辛與社會的殘酷無情。我們都感同身受，學會了生存的哲學，至今念念不忘那蹉跎歲月，被稱為有根深蒂固插隊情節的一代人。

山不轉水轉，縱觀葉小綱的心路歷程，三十年河西，三十年河東。一個11歲面黃肌瘦的孩童，大眼睛中充滿了對一塊饅頭的渴

望，想像并思考着“死亡才是摆脱悲惨生活踏上新旅程开始”的人生重大命题；他28岁毕业于中央音乐学院；37岁毕业于美国伊斯曼音乐学院；随后回国到中央音乐学院做教授；至54岁任中央音乐学院副院长；曾获奖获誉获衔多多不胜枚举：如2012年获美国古根海姆基金会作曲家大奖，成为惟一获此殊荣的中国籍音乐家等等。

叶小纲一路风雨一路情，这也正是时代变迁的缩影。他曾踌躇满志地说：“初到美国时，每次往返于中美之间在底特律转机，夕阳西下，楼房闪着金光，小城非常漂亮。当时我就想，能否有一天，底特律交响乐团能演奏我的作品？第一次到纽约林肯艺术中心拍照时，我就想，总有一天我要来这里开一场音乐会。”

天道酬勤，梦想成真。如今这两个愿望同时实现，他为之付出的努力和对理想的坚守不言而喻。他在用才华谱写美妙乐曲的同时，也用心血谱写了自己精彩的命运交响曲，令人可叹可佩。

令人忧心忡忡的是，现在人们饱受环境污染之苦，并对此深恶痛绝，但人文环境的污染正更疯狂地摧毁着我们的精神家园，令人更加痛心疾首。这是场无形的灾难，文化垃圾四处泛滥，急功近利者不择手段，为小利而失大义丧失道德底线。那些哗众取宠，形式大于内容的假冒伪劣产品、作品，正污染着我们的身体乃至心灵，使我们的土地越来越贫瘠，生存环境越来越恶劣。

但愿警钟长鸣，十年树木百年才可树人。我们大声呼唤，那清澈的天空，新鲜的空气，富饶的土地，民族传统文化精萃的回归！

次日，纽约时报、美国中文电视和多家华人媒体等都详尽报道了音乐会的盛况，并给予了高度评价。媒体一致认为这是中西文化交流的成功楷模，希望今后能继续举办并发扬光大。

此次叶小纲作品音乐会的纽约之行是由中国文化部、教育部、中国文联、中华文学基金会、北京演艺集团等数十家支持主办。这是一件集官方、民间鼎力相助，功德圆满的好事，可喜可贺！

21世纪的今天，世界变得越来越小，人生舞台越来越大，人们相互了解的欲望越来越强，途径越来越多。艺术无国界，艺术是人类共同的精神瑰宝。

我们热切地期盼着，中国艺术家们在世界舞台再现辉煌！

杨晓晓：旅美作家